



其時一個戶房書手徐炎，見他興，便將一個女兒許與他，一發得了個教頭，越會賺錢。卻又衙門人無心中又去教他，乘有一個人有張要緊狀子，連告兩紙不准，央個皂隸送二兩，叫他批准，皂隸因而就討這差，自此又開這門路。書手要承應，皂隸要差，又兜狀子來與他批，一、二兩講價。總之，趁著這何知縣常與他做些歪事，戲臉慣了，倚他做個外主文，又信他得深了，就便弄手脚，還不曾到刑名上。爭奈又是獄中有獄卒、牢頭要詐人錢，打聽有大財主犯事，用錢與他，要他發監。他又在投到時，叫寫監稟，可以保的竟落了監，受盡監中詐害，人知道了，便又來用錢，要他方便。至於合衙門人，因他在官面前說得話，降得是非，哪個不奉承？哪個敢衝突他？似庫書、庫吏收發上有弊，吏房吏農充參，戶房錢糧出入，禮房禮儀支銷，兵房驛遞工食，刑房刑名，工房造作工價，哪一房不要關通他？哪一處不時時有餽送？甚至衙頭、書房裡，都來用錢要批發；二、三、四衙，都有禮送他。闔縣都叫他做「張知縣」。

先時這何知縣，也是個要物的，也有幾個過龍的人，起初不曾(合)得他，他卻會得冷語，道這事□□□(沒天理)，不該做的，那何知縣竟回出來。或時道，這公事值事多少，何知縣押住要添，累那過龍的費盡口舌，況且事又不痛快，只得來連他做。連著要打那邊三十，斷不是廿五下；要問他十四石，斷不是一兩三；要斷十兩，斷不是九兩九錢；隨你什鄉官、閩宦，也拗不轉。外邊知道消息，都不用書吏，竟來投他。他又乖覺，這公事值五百，他定要五百；值三百，定要三百；他裡邊自去半價兒要何知縣行。其餘小事兒，他拿得定，便不與何知縣，臨審時三言兩語一點掇，都也依他。外邊撞太歲、敲木鐘的事，也做了許多。只有他說人是非，哪個敢來說他過失？把一個何知縣，竟做了一個傀儡：

簡書百里寄專成，閩里須教誦政聲。

線索卻歸豪猾手，三思應也愧生平。

凡是做官，不過愛民、禮士。他只憑了一個張繼良，不能為民辨明冤枉，就是秀才、舉、監，有些事日日來討面皮，博不得張繼良一句。當時民謠有道：「弓長固可人，何以見君王？」又道：「錫山有張良，縣裡無知縣。」鄉官紛紛都要等代巡來講他是非。

虧得一個同年，省□(親)回來周主事，知道這消息來望他，見一門子緊(隨)在身邊，他看一看，道：「年兄，小弟有句密語。」何知縣(把)頭一側，門子走開。

周主事道：「年兄，這不是張繼良(麼)？」

何知縣道：「是，年兄怎麼認得？」

周主事道：「外邊傳他□(一)個大名。」

何知縣道：「傳他能幹麼？」

周主事說：「太能了(些)，幾乎把年兄官都壞了！」

何知縣道：「他極小心，極能(事)。」

周主事道：「正為年兄但見其小心，見其能事，所以如此；若覺得，便不如此了。外邊士民，都說年兄寵任他，賣牌、准狀，大壞衙門法紀。」

何知縣道：「這一定衙門中人怪他，故此謗他。」

周主事道：「不然，還道他招權納賂，大為士民毒害。」

何知縣道：「年兄，沒這樣事！」

周主事道：「年兄，此人不足惜，還恐為年兄害！外面鄉紳雖揭他的惡，卻事都關著年兄。小弟是極力調停，只恐陳代巡按臨，上司有話，怎麼處？」

何知縣顏色不怡，周主事也別了，只見何知縣走到書房中，悶悶不悅。張繼良捱近身邊，道：「老爺，適才周爺有什講？」

何知縣一把捏住他手，道：「我不好說得。」

張繼良道：「老爺哪一事不與小的說，這事什麼事，又惹老爺不快？」

何知縣把他扯近，附耳道：「外邊鄉紳怪我，連你都謗在裡邊，周爺來通知，故此不快。」

張繼良便跪了道：「這等老爺不若將小的責革，以舒鄉紳之憤，可以保全老爺。」

何知縣一把抱起，放在膝上道：「我怎捨得！他們不過借你來污蔑我，關你什事？」

張繼良道：「是老爺除強抑暴，為了百姓，自然不得鄉紳意。要害老爺，畢竟把一個人做引證。小的不合做了老爺心腹，如今任他鄉紳流謗，守巡申揭，必定要代巡自做主。小的情願學貂禪，在代巡那邊包著保全老爺。」

何知縣道：「我進士官，縱使他們謗我，不過一個降調，經得幾個跌磕，不妨。但只是你在此恐有禍，不若你且暫避。」

張繼良道：「小的也不消去，只須求老爺仍把小的作門役送到按院便是。」

何知縣道：「我正怕你在此有禍，怎還到老虎口中奪食！倘知道你是張繼良怎麼處？」

張繼良道：「不妨，老爺只將小的名字改了，隨各縣太爺送門役送進，小人自有妙用。」何知縣還是搖頭。

過了半月，按院歷巡到常州，果然各縣送人役，張繼良改做周德，何知縣竟將送進。也是何知縣官星現，這陳代巡是福建人，極好男風。那張繼良已十七歲了，反把頭發放下，做個披肩，代巡一見，見他姪小標緻，竟收了。他故意做一個小心不曉事光景，不敢上前。

那代巡越喜，道是個篤實人，伏侍斟酒時，便低著頭問他道：「你是無錫哪裡人？」

道：「在鄉。」他臉也通紅。

代巡道：「你是要早晚伏侍我的，不要怕得。」晚間就留在房中。

這張繼良本是個久慣老手，倒假做個畏縮不堪的模樣，這代巡早又入他彀：

才離越國又吳官，媚骨夷光應與同。

尺組竟牽南越頸，奇謀還自歷終童。

初時先把一個假老實愚弄他，次後就把嬌癡戲戀他，那代巡也似得了個奇寶。凡是門子進院，幾時一得寵不敢做別樣非法事？若乞恩加賞，這也是常情。他在那邊木木納納，有問則答，無可則止，竟不乞恩討賞。陳代巡自喜他，每次賞從厚。要賞他承差，他道日後不諳走差，不願；道辦也不願，道是無錫人，求賞一個無錫典史，陳代巡竟賞。閒時也問及他本地風俗，他直口道：「鄉官兇暴，不肯完納錢糧，又狠盤算百姓，日日告債、告租，一縣官替他管理不了，略略不平，就到上司說是非，也不知趕走多少官，百姓苦得緊。」已自為何知縣解釋。又得查盤推官與本府推官都是何知縣同年，也為遮蓋，所以考察過堂，得以幸全。

及至代巡巡察，審錄、比較，巡城、閱操，各事都完，因拜鄉宦，只見紛紛有揭。代巡有了先入之言，只說鄉宦多事。後邊將覆命，糾劾有司，已擬定幾個，內中一個因有大分上來，要改入薦，只得把何知縣作數。取寫本書吏要待寫本，張繼良見了，有些難解，心裡一想，道：「我叫他上不成本！」

恰值這日該書辦眾人發衣包，先日把陳代巡弄個疲倦，乘他與別門子睡，暗暗起來，將他印匣內關防取了，打入衣包裡邊。次日早堂，竟行發出這關防，先寄到他丈人徐炎家，徐炎轉送了什么知縣：

篆文已落段司農，裴令空言最有容。

始信愛深終是禍，變興肘腋有奇凶。

次早用印，張繼良把匣一開，把手一摸，又假去張一張，只見臉通紅，悄悄來對陳代巡道：「關防不見！」

陳代巡吃了一驚，還假學裴度模樣，不在意，一連兩個腰伸了，道：「今日困倦，一應文書，都明日印。」坐在後堂不悅。張繼良倒假做慌忙，替他愁。

陳代巡道：「不妨，這一定是我衙門中盜去印什文書，追得急反將來毀了，再待一、兩日，他自有。」

等了兩、三日不見動靜，這番真是著急，知是門子、書辦中做的事，一打拷追問，事就昭彰，只得妝病不出，叫掌案書辦計議。書辦聽得也呆了，只教且在衙門中尋。這四個門子，兩個管夫，八個書辦，著鬼的般，在衙門裡哪一處不尋到？還取夫淘井，也不見有。尋思無計，內中一個書辦道：「如今尋不出，實是不好，聞得常州府學曾教官，是個舉人出身，極有智謀，不若請他來計議。」

果然小開門請曾教官看病，他是泰和人，極有思算、有手段的。曾教官道：「什麼人薦我？我從不知醫。」一到傳鼓，請進川堂相見了，與坐留茶，趕去門子，把這失印一節告訴他。

那教官也想一會，道：「老大人，計是有一個，也不是萬全；老大人自思，在本府嘗與那個有隙？曾要參何人？」陳代巡也想一想，附耳道：「我這裡要參無錫何知縣。」

曾教官道：「這印八分是他，如今老大人只問他要。」

陳代巡道：「我問他要，他不認怎生？」

曾教官道：「也只教他推不得。目下他也在这廂問安，明日老大人暗將空房裡放起火來，府、縣畢竟來救，老大人將敕交與別縣，將印竟交與他，他上手料不敢道看一看內邊有關防沒有，他不得已畢竟放在裡。他若不還，老大人說是他沒的，也可分過。這是萬或可冀之策，還求老大人斟酌行之。」

陳代巡道：「這是絕妙計策，再不消計議得，只依著做去。」

曾教官道：「教官還有一說，觀此人既能盜印，他把奸人已布在老大人左右了，此事不能中傷，必復尋他事。況且今日教官之謀，他也畢竟知道，日後必銜恨教官，這還祈老大人赦他過失，使他自新。這在老大人可以免禍，在教官可以不致取怨。」

代巡點頭道：「他若不害我，我也斷不害他。」留了一杯茶，就送了教官出來，還倚張繼良做個心腹。叫與一個掌案書辦行事，在裡邊收拾花園中一間小書房，堆上些柴，燒將起來。

這邊何知縣自張繼良進了院去，覺得身邊沒了個可意人，心中甚是不快。到參謁時，略得一望，相見不相親，越覺懊惱。喜得衙門中去了他，且是一清，凡有書信，都托徐炎送與何知縣考察。□(過)堂無事，何知縣滿心歡喜，這一定是張繼良的力，□(好)一個能事有情的人。這日只見徐炎悄悄進見。何知縣知有密事，趕開人，叫他近來。只見遞出一個信並印，何知縣見了訪款，倒也件件是真，條條難解。又見關防，笑道：「這白頭本也上不成！」收了，重賞徐炎。打聽甲首報：按院有病不坐。

他又笑道：「是病個沒得出手！」也思量要似薛嵩送金盒與田承嗣般驚他一個，兩邊解交，恐怕惹出事來，且自丟起，將關防密密隨著身子。

此時也只因問代巡安，來到府中。這日正值張知縣來拜，留茶，兩個閒談。只見一個甲首汗雨淋淋趕來，道：「稟老爺，察院裡火起，太爺去救去了！」這知縣連忙起身，何知縣打轎相隨。

那知府已帶了火鉤、火索，趕入後園去了。這兩個趕到，卻早代巡立在堂上，在那裡假慌，見他兩個道：「不要行禮，不要行禮！不知怎麼，空屋裡著起來，多勞二位！」忙取過敕書與張知縣，把印匣遞與何知縣，道：「賢大尹且為我好收。」遞得與他，自折身裡面去了：

煙火暗庭除，奔赴急吏胥。

片時令壁返，划策有相知。

頂與火熄，吩咐道：「一應官員，晚堂相見。」

那張繼良見何知縣接了印匣，已自跌腳道：「你是知道空的，怎麼收他的，如今怎處？」

這何知縣掇了個空印，到下處好生狐疑，道：「這印明明在我這裡，他將印匣與我，我又不好當面開看，如今還了印，空費了張繼良一番心。若不還時，他賴我盜印，再說不明，如何是好？」想了半日，道：「沒印，兩個一爭就破臉，不好收拾；有印，或者他曉得我手段，也不敢難為我；究竟還是。」特印放在匣內，送到院前。

先是知府進見，問慰了留茶；次得張知縣交敕，何知縣交印，就問候，代巡也留茶、送出。這班書辦，曉得匣裡沒印，不敢拿文書過來用印，倒是代巡叫：「連日不曾僉押用印，文書拿過來！」眾人倒驚道：「印沒了，難道押下寫一『印』字的理？把什麼搭？難道這兩日那裡弄得方假印來？被人辨認出也不像！」都替代巡踟躕。

只見文書取到，批僉了，叫張繼良開匣取印，只見一顆印宛然在裡邊，將來印了。書辦們已□(曉)：「這印如何在何知縣身邊？周德原是何知縣送來(的)人，一定是他弄手腳了！」

次日何知縣辭回，巡按留飯道：「賢大尹好手段！」

何知縣道：「不敢！」便謊一個謊道：「知縣未第時，寄居在本地能仁寺讀書，鄰房有一人，舉止奇秘，知縣知他異人，著實加禮。一日在家，他薄晚扣門，攜著一人首，道在此有仇已報，有恩未酬。問知縣借銀二十兩酬之。知縣將銀飾相贈，許後有事相報，別來音信杳然。數日前，忽中夜至衙，道：「奸人謗你，代巡有意信讒，我今取其印，令不得上疏，可以少解。」知縣還要問個詳細，只見他道：「脫有緩急，再來相助。」已飛身去了。知縣細看，果是代巡的。要送來，怕惹嫌疑不敢。昨蒙老大人委管印匣，乘便呈上。」代巡道：「有這等事！前已知無錫鄉紳豪橫，作令實難，雖有揭帖，本院這斷不行的。賢大尹賢能廉介，本院還人薦剋。賢大尹只用心做官，總之不忤鄉紳便忤了士民了！」何知縣謝了自回縣。

陳代巡初時也疑張繼良，印來到時竟疑了八分，但是心愛得他緊，不肯動他。何知縣又說這一篇謊，竟丟在水裡。果然覆命舉劾，不惟不劾何知縣，又得薦；曾教官也在教職內薦了，得升博士。一縣鄉紳都盡驚駭道：「是神鑽的！若是這樣官薦，哪一個不該薦？這樣官不劾，哪一個該劾？如此作察院，也負了代巡之名！」有的道：「如今去了個張門子，縣中也清了好些，應是這緣故。」

不多幾時，只見按院批下一張呈子，是吏農周德的，道：「在院效勞，乞恩賞頂充戶房吏農王勤名缺。」是個現缺，哪個敢來爭他的？這是陳代巡覆命，要帶張繼良進京。張繼良想道：「自為何知縣進院，冷落了幾時不賺錢，如今還要尋著何知縣補，若隨去越清了。」故此陳代巡要帶他覆命，他道：「家有老母，再三懇辭，只願在本縣效役，可以養母。」

陳代巡便叫房裡查一個本縣好缺與他，還批賞好些銀兩。送至揚州，陳代巡還戀戀不捨。他記掛縣中賺錢，竟自回了：

計就西施應返越，謀成紅線自歸仙。

他一到縣，做了親，尋了大宅住下。參見了何知縣，喜得不勝，威得不勝。縣裡這些做他羽翼的，歡喜他靠山復來，接風賀喜，奉承不暇。這些守分的，個個攢眉。向來書吏中有幾個因他人入院，在這廂接腳過(龍)，門子有幾個接腳得寵，不惟縮手，也還怕他妒忌。知機的，也就出缺告退；不識勢的，也便遭他陷害。先時在縣，還只當得個知縣，凌轢一縣的人，如今自到了察院去，也便是個察院了，還要凌轢知縣。說道：「他這個官，虧我做的，不然，這時不知是降、是調，趕到哪裡去了！」六房事，房房都是他，打官司沒一個不人上央人來見他。官司也不消何知縣問得，只要他接銀子時怎麼應承，他應承就是了。一個何知縣，只在堂上坐得坐、動得動筆罷了。一年之間，就是有千萬家私的，到他手裡，或是陷他徭役，或人來出首，一定拆個精光，留得性命也還是絕好事。縣裡都傳他名做「拆屋斧頭」，「殺人劊子」。何知縣先時溺愛他，又因他救全他的官，也任著他。漸漸到後來，立緊桌橫頭，承應吏捧得一宗卷過來，他先指手劃腳道：「這該打」，「這該夾」，「這該問罪」，竟沒他作主，也覺不成體面。又是

他每事獨提，不與何知縣。又不與裡邊主文連手，裡邊票擬定的，他都將來更亂，向來何知縣也得兩分，自此只得兩石谷，兩分□(紙)，他還又來說免。更有他□(作)弊處：凡一應保狀，他將來裁去印上狀格，填上告詞，日子是何知縣親標，就作準出牌，來買便行擱起。和息罰穀，自行追收，不經承發掛號，竟沒處查他。

何知縣甚是不堪，道：「周外郎！你也等我做一做，你是這樣，外觀不雅。難道你不怕充軍徒罪的？」他也不睬，只是胡行。何知縣幾次也待動手，但是一縣事都被他亂做，連官不知就裡，一縣人都是他心腹，沒一個為官做事的。那周德見他憤憤的，道：「先下手為強，莫待他薄情。反(以下殘失)。(補遺：受他的禍。）」挽出幾個舉人、生員，將他向來受贓枉法事，在守道府官處投揭。這番裡邊又沒個張繼良，沒人救應，竟謫了閒散。

私情不可割，公議竟難逃。

放逐何能免，空為澤畔號。